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

FENGYU'TAIPINGZHEN

风雨太平镇

范东峰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

FENGYUTAIPING
ZHEN

风雨太平镇

范东峰 著

I247.5

1194

200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太平镇/范东峰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9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

ISBN 7-81109-480-0

I. 风... II. 范...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1086 号

风雨太平镇

FENGYU TAIPINGZHEN

范东峰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 17.75

开 本: 640 毫米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55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ISBN 7-81109-480-0/I.010

定 价: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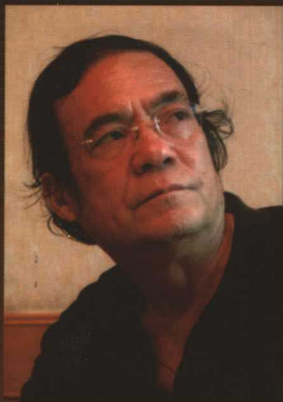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si.com.cn



作者简介

范东峰，男，1947 年生于河南。现任职于西安市公安局宣传处新闻科。陕西公安文联副主席。1980 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人民公安报》、《百花洲》、《啄木鸟》、《人民警察》、《东方剑》、《警探》、《公安月刊》、《警坛风云》等报刊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五十余部（篇），及大量的纪实作品。连续六届、八部（篇）中短篇小说荣获金盾文学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两部（篇），二等奖五部（篇），三等奖一部。

主要作品：中篇小说《公安局长》、《马与歌》；短篇小说《山上的塔》、《村口那棵白杨树》；散文《枕边的书》。其中，中篇小说《公安局长》获第七届西安文学提名奖（同获金盾文学二等奖）。

1

午夜两点，公安局长刘宝山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正在看着一份文件的刘宝山听到电话铃声，先是看了看表才抓起电话。凭他的经验，这时候的电话准有大事。

不出所料，电话是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打来的。说是被通缉的逃犯万宝路带着他的情人小玉回来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刘宝山放下电话就下楼来到刑警队办公室。

刑警队长李金玉和队上的小马、大李三个人刚刚办完了一宗杀人匿尸案。大王村一个八岁的女孩三年前突然失踪。今天早上，村里有人在村外的芦苇地里割芦苇时，脚踏到了一处虚土，鞋掌上的钉子挂出一件腐烂的衣服。用镰刀一撬，露出几根白骨。联想到三年前女孩失踪的事，就到公安局报了案。李金玉带着大李和小马，从早晨九点直忙到夜里一点，才把这案子拿下。原来是女孩家隔壁的王疤痢三年前把她诱出，在村外的芦苇地强奸后杀害，又把尸体埋在芦苇地里了。

关了王疤痢，三个人趑过头来挤在刑警队办公室值班用的两张钢丝床上睡得贼死。

刘宝山也知道李金玉他们三个人刚办完了那起匿尸案，把王疤痢关进号子是他签的字。也知道他们三个刚睡下。可有三条人命的万宝路潜逃回来是送到嘴边的肉啊。

刘宝山一进门，就大喊一声：“起来！有情况了！”

三个人从梦中惊醒。刘宝山两眼炯炯有神地站在他们跟前。

刑警队员们对刘宝山的的声音太熟悉了。这声音早已深入到他们的五脏六腑。哪怕是在梦中，只要听到刘宝山的的声音也会被惊醒。刘宝山的声音沉重沙哑使人感觉震撼。而关键时候他那种果断且富有气势的声音，更是具有震撼力。李金玉说，刘局长在关键时候的声音像影片《地道战》里的洪钟一样。只要他一喊，准有大事。

刘宝山压低了声音说：“太平村！万宝路和他的情妇小玉回来了。现在就在他家里。”

刘宝山的话刚落音，三个人像火烧了屁股一样，一分钟内穿好了衣服，两分钟后，人就到院里把车发动着了。

车刚开出县城，小马和李金玉就又睡着了。大李要不是开着车也得睡着。案子太多，刑警队二十多个人几年来没一个人休过公休假不说，还黑明连夜地加班加点。在车上睡觉自然成了一种习惯。李金玉和小马睡得正香，一个刹车把他俩摇醒了。大李说：“到太平村口了。”

李金玉他们三个人下了车向村里走，摸黑来到万宝路家门口。按平常到村里抓人的惯例，得先翻墙进去一个人，然后把门打开，再让外边的人进去。三个人一看院墙，都傻眼了。砖墙太高，无法攀登。小马小声说：“搭个人梯吧。”李金玉没搭话，他往远处看了看，在黑暗中看到墙外有一棵树。李金玉对大李和小马悄声说：“走。”三人来到树边。李金玉双手把树抱住，又往上看了看说：“我上树翻墙过去。你们俩在门口等着。”李金玉像猴子一样爬上树，跃到墙头，一纵身，只听见“噶”的一声闷响，李金玉跳进院里。

大门被李金玉悄没声息地打开，大李和小马又悄没声息地进来。

万宝路的卧室里突然亮了。是李金玉拉开了电灯。电灯绳就在门边。三个人定下神来一看，床上只躺着个女人，却不见万宝路。不用说这个女人就是万宝路的情人小玉。女人露出两只白胳膊和少半个胸脯，迷瞪着问：“干啥呀？半夜三更的……”李金玉问：“万宝路呢？”女人说：“他就没回来……”小马眼看着女人的胸脯和胳膊，暗地里咽了一下口水，心里说：真白……

李金玉说：“搜！”

真奇了。就这么个小院，就三间平房，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也没搜出根人毛来。小马说：“会不会藏在大立柜里？”李金玉说：“日本鬼子才藏在大立柜里呢。现在都啥年代了，往大立柜里藏的把戏早没人耍了。要不信你就去看看。”小马溜到万宝路的卧室里，公私兼顾。他想看看大立柜，也想再看看那女人的白胸脯。没想到女

人早把衣服穿上正坐在床边抽烟，还不断地咳嗽。小马把大立柜门拉开一看，没人。公事办完了，现在小马该想点私事了。他搭眼看了看这个女人，也真够漂亮的，那眼睫毛咋那么长呢？再看那一头的披肩发乌黑乌黑的，像飞瀑似的直洒到腰际。小马就想不通了，现在这漂亮娘们咋都可着劲地往犯了罪的人怀里钻呢？这女人见小马这样看她，冲小马笑笑。小马打了个愣怔心里骂：笑你妈的狗屁，我还害怕得艾滋病呢。李金玉和大李在院里又搜了一遍，连鸡窝都看了，鸡窝里不可能有人，连鸡都没有，只有鸡毛。李金玉盥过身又来到屋里，灯光下只见小马脸色反常就明白了八九分。李金玉问：“小马，大立柜里看了没有？”小马又是一愣说：“看了，没人……”

李金玉发现了地上的烟头。再看女人的指尖。不黄。加上她被烟呛得咳嗽，就说明她不会抽烟。李金玉想，这女人抽烟不过是想说明地上的烟头是她的。这说明万宝路在家。地上的烟头不是她的是万宝路扔的。

李金玉眉头一皱，说：“撤！”

三个人来到村边上了车。大李发动车要走，嘴里嘟哝着说：“情报准不准啊？这不是折腾人嘛……”小马说：“就算来看了一回女人的白胸脯吧。”李金玉火了，说：“小马你这号人也能当警察啊？一见女人眼都直了！”小马说：“算了吧队长，我是眼直，你说不定还心直呢。再说了，我又没日她不犯错误吧？”李金玉不再理小马。大李把挡挂上，“咯啪”响了一声。车身晃动了一下。李金玉拉住了大李的手说：“别急。”大李问：“咋了？不回去睡觉还有啥事？”李金玉不吭声，眉头紧皱着。他总觉得不对头，万宝路不在家不合情理。他推测万宝路在家。可是，要让他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心里却没底。他不想让这次抓捕扑空。万一传出话来说万宝路回来了他却没抓住，那太掉价。李金玉皱着眉头说：“咱别急着走。再想想，万宝路的情妇回来了，他却没在，这不符合情理吧？”

大李一想，李金玉说得在理。可是问题在哪儿呢？

李金玉的猜测没错。这会儿，万宝路正搂着他的情人小玉在卧室里热乎着呢。

万宝路原名叫万宝财。有钱了以后爱抽万宝路牌香烟，才有了这个外号。他早年在村里办了个水泥预制品厂。冲着农民一有钱首先想到的是盖房，预制板用得最多。万宝路的水泥预制品厂红了好几年，直到镇上的水泥预制品厂已有十几家的时候，万宝路才到县上开了个歌舞厅。

万宝路要是不办这歌舞厅，也不至于落到这一步。

他的事坏就坏在女人身上。歌舞厅三陪小姐小玉不到一个月就跟万宝路睡到一块了。消息传开，先是万宝路媳妇来找，后来是小玉原来的歌厅老板来找，直找得万宝路连吃饭睡觉都不得安生。这小玉要是还回到原来的歌舞厅也就没事了，可她偏偏不愿回去，说是原来的老板每天让她接客太多，她受不了。万宝路也不想让小玉走，她是这儿的台柱子，万宝路歌舞厅的客人有不少是冲小玉来的回头客。这天晚上，小玉正陪万宝路喝酒，媳妇来了，小玉原来的老板也来了。万宝路的酒已喝到了八成，小玉搂住万宝路正亲热。媳妇一进门先打小玉，骂小玉是个骚货。万宝路挡着不让打。小玉原来的老板也要小玉跟他走，说是合同还没到期。万宝路火了，拿起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先捅媳妇，再捅小玉原来的老板，有个服务小姐来劝，万宝路又是一刀。说来也就怪了，万宝路杀了三个人，只用了三刀。这三刀全捅在胸口的要命处。也不知他为啥那么狠。

杀了人，万宝路清醒了，他二话不说拉着小玉就跑……

万宝路原来认为世上所有的女人都一样，跟小玉睡到一块后才知道女人和女人不一样。他为此发誓永远爱小玉，有了小玉他才觉得这辈子没白活。万宝路潜逃后曾给他一个哥们说过：我杀了三个人迟早非让毙了不可。我要能返世，找女人不再找黄花闺女，要找就找像小玉这样有经历的女人。小玉在他身上的本事以及给他带来的愉悦，是黄花闺女一生也学不会的。重要的是万宝路的媳妇生了个女儿没生儿子。这是万宝路与妻子矛盾的起因。而小玉不仅床上的活好，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给他生个儿子。万宝路疼爱小玉，信小玉的话。男人要是色迷了心窍智力就不够用了。他知道自己早晚要被枪毙，想把自己的家产留给小玉。这天晚上领着小玉来看他的家产。他现在也没啥挂念的，把家产给小玉一半，给女儿一半，遗嘱

早就写好了，这次来是领着小玉来认门的。万宝路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跟小玉的房事就频繁起来。

万宝路还没从小玉身上下来，突然间听见了警笛声。潜逃的人最怕的就是这声音。万宝路慌得连衣服也没穿，拿着衣服趿拉着鞋溜出了卧室。

李金玉他们第二次来到万宝路家，想打万宝路一个措手不及。警车鸣着警笛，大李开着车直冲到万宝路的家门口。小马一脚踹开大门，直冲他的卧室。他们冲进万宝路的卧室看到女人还是坐在床边抽烟，只不过脸色有点异常。李金玉下令再搜。三个人又搜了一遍，仍然是一无所获。李金玉觉得蹊跷了，他当刑警这么多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李金玉下令再搜一遍。又搜了一遍还是没搜出人來。

李金玉他们来到后院。后院有一堆柴火靠在墙拐角，尽管这是一小堆不足以藏人的柴火，可是李金玉还是仔细地看了一遍。

李金玉这次来到后院，眼睛突然一亮！他发现一只鞋！而这只鞋是上次搜查没有发现的。这只鞋在后院的一棵老柿子树的树根下。李金玉提起来这只鞋，向老柿子树上一看，差点没笑出声来。他看见万宝路就藏在老柿子树的杈窝里。李金玉冲树上喊：“万宝路，你是下来呢？还是让我开枪呀？你可是通缉的有三条人命的逃犯，打死你权当是给坏种拔了苗，你要是下来，还能多活几天。”小马和大李这时也看见了万宝路，都捂着嘴笑了。大李说：“你藏的好地方，本事大着哩。”万宝路虽说不怕死却怕挨枪。吓得浑身哆嗦着说：“我下来我下来，千万别开枪……”

万宝路哆哆嗦嗦下了树，刚一着地，小马就把铐子给他戴上了。

回来的路上李金玉他们三个人的话也就多了。大李把车开得飞快，瞌睡也没了精神也大了。小马想，李队长就是有两下子，要不是“二返长安”，这次就扑空了。

万宝路这会儿反倒镇静下来，他知道早死晚死反正都是个死，怕也没用还不如早死，也省得整天担惊受怕像枪口下的兔子似的。万宝路说：“你们公安上到底还是有高人哩。我要是没猜错你就是

大名鼎鼎的李金玉吧？”李金玉笑了笑说：“常言说，防贼的不如做贼的精。你也算是高人了，谁能想到你能藏到老柿子树上？”万宝路说：“我高？高还能栽到你手里？”

2

车开到太平镇附近。

太平镇离县城三华里。一条铁路枢纽工程正在镇上施工。

铁路工地征用了太平村大片土地。但征地款暂时还未下拨。

太平镇政府大院里，几百号太平村农民正在与镇长兼书记庞大勇说理。吵吵嚷嚷的声音如闷雷一般。农民们说，现在太平村平均每人不足二分地了，还要交公粮，征地款拖着不发，日子是没法再往前过了。

工地上需要大量的设备，资金紧张，款子不断地往下拨着。可一旦开了工，用款的地方就多了。征地款就这样拖着，一拖就是两年。

其实这事怪庞大勇。铁路工地在未开工之前，市上和县上，以及承担这项工程的某铁路工程局三方面一致的意见都是按规定先把征地款拨下来之后再施工。因资金紧缺，上面只拨了一期工程少量的征地款和一部分设备款。但到手的款子暂时还不能动工，工程一旦运作起来，花钱的地方就多了。而上面的拨款又不是一步到位。是马上整体开工，还是先小规模地开工？太平镇镇长兼党委书记庞大勇在这时候当面向来视察的市、县领导拍着胸脯说，这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耽搁一天都是罪过，把拨下的征地款先用到工程上。群众的工作由他来做。在庞大勇再三的要求下，三方只得同意他的意见。谁都知道这项工程的重要，既然庞大勇保证群众不会为征地款闹事，不立即施工，道理上说不过去。庞大勇原来想从征地款的事上捞一笔政绩，没想到市委书记黎明只在有关会议上表扬了他几句。黎明认为缓发征地款不妥。他内心对庞大勇这样的表态很有意见。农民的日子本来就难过，再加上大量土地被占，就更是雪上加霜了。但在几方面的要求下他也只好同意。黎明知道庞大勇

借此捞政绩，不表扬他几句说不过去。

没想到这事惹恼了太平村的农民。

太平派出所所长杜永强一大早起来，就遇到两个在街道上为争摊位吵得不可开交的小贩来所里评理。来镇上摆摊设点做小生意的全是太平村的农民。常为摊位发生纠纷。杜永强劝了这边劝那边。总算把俩人劝走了。副所长吴宏正要下乡还没出门。刚从警校毕业分配到派出所的小王，以及比小王早一年毕业、在派出所当户籍内勤的女民警苗青，全都被镇政府打来的电话弄得乱了方寸。太平村几百号农民到镇政府闹事，派出所所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杜永强头上的青筋鼓暴得像几条蠕动着蚯蚓。事情紧迫由不得他多想，他把手一挥说：“除了苗青，其余的人全部到镇政府去！”

其实派出所一共五个人，杜永强说的全部，除了内勤苗青和请假的田超，能处警的就是他和副所长吴宏、还有小王了。内勤苗青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的。派出所总得有个看门的人吧。

镇政府大院被挤得水泄不通。庞大勇大汗淋漓，被围在几百号农民中间。往常的那种“官气”一扫无余。现在，庞大勇连大声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他不断地点头哈腰给农民说着好话。庞大勇说，“千怪万怪都怪我不该说那一连屁都不顶的话，我要不说让先施工，征地款以后再补发这句话，也不会有今天……”农民们好像终于出了口闷气。在往常，镇长咋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给农民点头哈腰。庞大勇愈是软，农民的气就愈大。开始只是说理，后来有人骂开了。再后来，就开始推推搡搡了。镇政府平时人来车往像车马大店一样热闹。现在，热闹是比平时热闹多了，可是除了镇长庞大勇以外，其余的干部全都躲起来不见人影了。

杜永强他们来的时候，三轮摩托车鸣着警笛。可是，当人们从警笛声中清醒过来，看清了来人是杜永强他们，心就放下了一半。其实，农民们盼着把事态弄大。如今这事，小吵小闹不疼不痒就解决不了问题。娃不哭娘不知道娃没奶吃。再说这种事，农民们也不怕警察来干涉，一不是刑事案件，二不是打架骂仗。这是说理，理又明摆着在农民一边。说白了，警察能咋？

杜永强开始想着农民一见警车鸣着警笛来了就能收敛一些，没想到农民见他来了放下庞大勇向他围过来，又让他评理。农民们谁都知道杜永强他们来是想平息事态，既然你来平息事态，就得先把理说清。杜永强也知道这事明摆着农民占理，他也不能火上泼油。不然，把这几百号农民惹恼了，不把庞大勇打死也得打残。杜永强想着先把农民们震慑下去让散了场再说。没想到他只吼了一声：“都散了！有事向上反映……”这话一出口，农民们就不依了。有人说：“你先把理评了再向上反映。看我们是不是无事生非？”还有人说：“平均一个人二分地了，你让俺种地的吃风喝沫呀？”

“公粮还交不交了？”

“日子还过不过了？”

“你来了就说明征地款啥时发哩，说清了我们马上就走。”

……

杜永强咋能回答农民提出的这些问题呢？派出所管治安，不管征地，更不知道征地款是怎么回事。他愈是张口结舌，农民们的火气就愈大。反正事已闹开了，不如就往大里闹，闹得县上市上省上来了人，兴许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吴宏和小王也是眼巴巴地瞅着，谁也搭不上腔，想替杜永强说句话，还没出口就被山呼海啸的喊声淹没。杜永强当了多年警察，还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心里一股子气憋得直想拔枪。脑子一乱说话声也就大了，声大了百姓们火气更大。

李金玉他们押着万宝路经过镇政府门口。他透过车窗看见杜永强被农民们围在中间，说了声：“停车！”

车一停，李金玉说：“你俩先回，我去看看老杜。昨日鬼的他还让人给围住了？”小马不高兴了，说：“队长，群众闹事又不属咱刑警管，你去弄啥？”大李撞了撞小马，让他不要再说。等李金玉一走，大李才说：“咱队长跟杜所长原来在一个部队干过，跟亲兄弟一样。杜所长让人给围了，他能不管？”说着把油门一加，车开走了。

李金玉进了镇政府大院的时候，农民们正围着杜永强说理，已经有人像对待庞大勇一样对杜永强也开始戳戳打打了。

李金玉的到来并没有让乱哄哄的场面有丝毫平静。被围着的杜永强和吴宏、小王在人群里并没看见李金玉的到来。农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永强和庞大勇身上。李金玉见杜永强满头雾水、狼狈不堪的样子，心想，当个警察竟然这样可怜。

李金玉心里不是滋味，也顾不上想什么了，拔出枪来朝天上就是一枪。

枪一响，场面突然静了，人们的目光注视着李金玉。

有人小声议论着说：这就是李金玉，就是挡住精神病人枪口的那个不要命的……

李金玉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县局刑警队那年，有一天他正在刑警队办公室值班，有电话打来说是菜市场有一个因失恋精神失常的人手持着一杆装着散弹的猎枪，声称要打死他的情敌。当时李金玉还是刑警队的一般刑警。李金玉接到电话想跟领导请示一下再说，谁知他还没来得及请示，菜市场那边的电话又打过来了。李金玉想着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顾不上再请示立马来到了菜市场。菜市场早被精神病人搞得乱作一团。精神病人手拿着猎枪，一会儿指到东，一会儿指到西。人们为了躲避着他的枪口，惊叫着东躲西藏。李金玉当时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勇气，疾步跑到了精神病人跟前。精神病人一时间也被李金玉的突然到来给蒙住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李金玉趁精神病人还没清醒过来，一把抓住了猎枪，把枪口冲天举了起来。枪声响了，菜市场随着这声枪响平静下来。人们纷纷围拢过来，抬着李金玉来到了公安局……

李金玉从此名声大振。

这时，只见李金玉一脸的铁青。他知道在这种场合下不来点真的，想救出老杜是痴心妄想。还没等人们明白是怎么回事，李金玉就来到杜永强跟前说：“走！”杜永强和吴宏都灵醒了，这时候要不趁机快走，还等啥？吴宏拉了一把杜永强和小王，又跟李金玉使了个眼色，四人挤上摩托车，吴宏把车打着，一加油门，一溜烟儿跑了。

等农民们清醒过来，四个警察早不见了。就有人喊着骂开了：

“日你妈的警察！有种跑啥哩？”农民们这才又趔过头来再次围住庞大勇……

李金玉到所里跟杜永强说了一会儿话，又了解了一下铁路工地的治安情况，不觉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杜永强留苗青在所里值班，跟李金玉、吴宏、小王四个人来到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坐下来。杜永强要了几个凉菜，又要了一瓶孔府宴，交待老板上些火烧馍。这家酒馆的火烧馍打得好，焦黄喷香。杜永强对李金玉说：“老伙计，今天你都看见了，你说这警察还有啥当头？说不定人家把驴牵走了让咱拔橛哩。老百姓的征地款为啥不给发？一闹事咱当警察的不管又不行。就是把庞大勇打死也解决不了问题。可死了人咱当警察的还要当案子破呢。”杜永强说起来一肚子凄惶。李金玉说：“咱当警察不拔橛你还想让谁替你拔呀？”吴宏说：“这警察是愈来愈难当了。老早想当警察，只想着当警察的优越感，就没想到当警察的凄惶。”

小王在这些老警察面前没有说牢骚话的份，憨憨地笑着只是听。

菜和酒都上来了，杜永强说：“吃吃吃。”四个人连吃带喝，只听见一片“吸溜吸溜”的进食声。

吃饭时没人说话了，等吃得差不多了杜永强才对李金玉说：“金玉，你得想办法帮我活动一下，把我调到你们刑警队去，我也不要啥职务，当个一般刑警就行，也少些麻烦事。这个所长真不是人当的。”李金玉说：“一家不知一家难，当刑警也不轻省。早先咱俩转业时，还都瞅准了警察这行当。只想着工资早涝保收，警察这个职业也对咱俩的脾气。谁知道现在连出差费也发不下来。一天到晚忙得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管。”

李金玉说着跟杜永强碰了一杯把酒喝了。

正吃着，派出所内勤苗青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说：“杜所长，太平村村长严积善来所里说，四林跟大强俩人打起来了。说是要出人命！”杜永强骂了一声：“你看看！这警察是不是人当的！连饭都吃不安生。”他站起来对李金玉说：“金玉，你先吃着，我得去看看。要真出了人命，麻烦就大了。”李金玉说：“我也吃好了。你到

太平村去，顺路把我送一段，我也该回局里了，万宝路抓住了还得审审。”杜永强对吴宏和小王说：“你俩回所里先歇着，说不定一会儿还有事呢。要再有事就轮到你俩上了。”杜永强走到酒馆门口对老板说：“账记到派出所的名下。”

派出所在这家餐馆有一本账，凡因公事吃了饭就先记在账上，一月一清。所里资金困难。辖区里有家工厂，效益还算可以。派出所经济上拮据了，免不了麻烦这家工厂给报点账。厂子里也有过盗窃案强奸案什么的，派出所也都能及时出警破案。厂方为了表示感谢，就在这家餐馆给派出所立了个账头，只要是因公用餐，先记账，到月底由厂方负责清算。

李金玉和杜永强俩人出了酒馆上了摩托车向太平村驶去。

村里有一部分人没到镇政府去闹事，在家里地里忙活着。没到镇政府闹事的人全都集中在四林和大强打架的地边上看热闹，跟看戏一样。没人劝架也没人说话，好像戏正演到精彩处。

万宝路被抓的事像一阵风似的在村里传开了。他杀了三个人必死无疑是永远回不来了。一大早村里人都在议论着，万宝路要死是谁也挡不住的。万宝路已经是上无老下无小了，连他的女儿也跟着他老婆回娘家了，发案后再没回来过。可他家地里的麦子已经泛黄了。万宝路的地以后得均分。可这麦子该谁收？

最早来到万宝路地边的是大强，稍后一点来的是四林。这两人手里都拿着镰刀。按说麦子还没熟透。可白吃的枣还能嫌核大？大强看着四林，四林也看着大强。俩人虎视眈眈地对视了一会儿，还是四林先下手了。他抡起镰刀猛割起来。大强一看四林下手开割，像饿虎扑食一般也抡起镰刀开割了。一开始俩人齐头并进，可割着割着就都想占宽点。没多久镰刀和镰刀就打开了架。镰刀打开了架，人也就跟着来了火。这一火，四林的镰刀就割破了大强的腿。大强扔下镰刀就跟四林干了起来。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你抓我的脸我抓你的脸。俩人满身满脸都是血，样子挺怕人。

李金玉和杜永强来到时四林和大强正骂着，他俩都没看见杜永强和李金玉来了。李金玉说：“老杜你忙着，我得走，队上好多事等着我哩。我不敢在这儿耽搁了。这点小事你对付得了。”杜永强

说：“你走，我也不留你了，你看这事忙的……”看热闹的人们谁也没给四林和大强他俩提个醒杜所长来了，静静地等着看这出戏咋收场。如果这真是场戏，杜永强的到来就是最精彩的一幕。

四林和大强俩人骂着骂着就动起了家伙。四林先用镰刀抡了大强一下，大强躲过去了。大强又用镰刀向四林抡过来，四林也躲过去了。这时候，大强见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人扛着把铁锨。大强一把夺过来，冲四林猛抡。四林早有防备，头一闪，四林是躲过去了，可这一铁锨正好抡到来劝架的杜永强头上！

这一铁锨抡得深沉。杜永强连话也没来得及说就倒下了，额头上顿时流出了鲜血……刚走出不远的李金玉听见了围观群众的惊叫声，回过头来一看，正好看见杜永强倒在地上，满头是血。

李金玉来不及追问是谁把杜永强打成这样，就飞跑地过去抱住杜永强放到摩托车车斗里，一脚踩着油门，开着摩托往县上急奔而去。

李金玉刚走，村民们一哄来到万宝路的地里，有的割有的拔。万宝路的六分麦地顿时一片狼藉……

李金玉一路上心里是无尽的后悔，想着只顾自己早回去一步，丢下老杜一个人去调解打架，要是他晚走一步帮老杜把事情处理完，兴许也不会有这个结果。扭头再看车斗里的杜永强，额头上已流出白色的脑浆。李金玉心里针扎般地难过。一路上鸣着警笛把车开得飞快，同时心里骂着自己：李金玉啊李金玉，你真对不起哥们……李金玉觉得眼睛发酸。

李金玉把杜永强送进县医院的抢救室时，杜永强受伤的消息早已传开了。第一个来医院的是刘宝山。太平村有人到派出所报告，苗青打电话给刘宝山。大李和小马也闻风赶到。他俩正在审问万宝路，一听到杜永强受伤的消息，顾不上再审万宝路，交待一个刑警说先把他给铐上，等我们回来再说。之后，就马不停蹄地来到医院。万宝路的交待还算痛快，只是要求在他死后按他的遗嘱把他的财产平分给他女儿和小玉。

李金玉和刘宝山焦急地在抢救室外等待着。

李金玉对刘宝山说：“刘局长，得跟胡梅说一声，这么大的事不告诉她说，我怕日后落埋怨。”刘宝山说：“先别急着说，要是没啥危险，让她来了不是白受惊？”李金玉心里说：你就没看见老杜那惨样，十有八九活不成了……只是这话他没敢说出口。

李金玉扭过头去抹了一把泪。他突然想起打伤老杜的凶手还逍遥法外呢，万一他跑了就更对不起老杜了，于是对宝山说：“刘局长，我得跟大李、小马去太平村先把凶手抓住。人一跑就又添一个逃犯。”刘宝山在紧张之中也忘了这碴儿了，他“哎呀”了一声对李金玉说：“对！得抓紧！这儿的事有我，你们快去！”

李金玉对大李和小马说：“走！”

大强下地的时候，玉香到镇上买盐去了。回村的半路上就听村里人说大强跟四林打架，把杜所长打伤了。玉香吓得一路小跑回到家里，还没进门就听见婆婆的哭声。

玉香跟大强结婚还不到两个月。玉香娘家在全县最贫穷的山区，半架山上就住着他们一家人。媒人是玉香早年嫁到下岩村的一个远房亲戚，玉香管她叫姨。山里的女子要嫁到山外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玉香她爸为此费尽了心思，给那个玉香叫姨的女人送了礼，那女人才找着大强家撮合了这门亲事。大强早年死了父亲，弟弟小强还是个小儿麻痹后遗症。家里地里全靠大强。这回大强惹下大祸，打伤了别人还好说，打伤了所长只有死路一条了。再说还不知道杜永强伤情如何，万一……

大强这会儿早已是六神无主了，蔫得低着头像霜打的秧一般。玉香一见大强这熊样就来气了，说：“大强，你个男人家一出个事就这样没神气。谁让你割人家的麦子哩？谁让你打架哩？打出麻烦来你蔫了。你给谁蔫啊？”大强妈抹一把泪说：“玉香，你就别数落他了。他还不是怕咱家的麦子吃不到秋里？事已经出了，杀了他也没用。出个主意看咋办吧。”

一家三口谁也不说话了。也不知等着什么。

玉香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小声说了一个字：“逃。”

一家人的眼光都投到玉香身上。但谁也没有说话。这就是默认了。包括大强在内一家四口，都认为“逃”是让大强拣条活命的唯